



菲律賓Cagliliog的現代化發展經驗

フィリピンCagliliogの現代化への発展経験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 of Cagliliog, Philippines

文・圖 | 湯適可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

2018年的7月，我跟隨了政治大學官大偉老師的團隊，到菲律賓進行了為期將近一個月的田野調查，期望透過民族學的觀察，瞭解跨文化的社群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遇上的挑戰，並用以借鏡國內社群的社區發展。



Cagliliog的傳統捕魚漁船。

Cagliliog聖米格爾灣的小漁村

這次田野其中一個探查的地點為Cagliliog，一個位於聖米格爾灣地區的小型漁村聚落，與距離鄰近的大城市Naga約有2到3小時的車程。聖米格爾灣地區的聚落，過去由於其豐富的海洋資源，多以季節性的捕撈漁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而Cagliliog便是其中相當典型的漁村社群。在這個僅5平方公里大

小、3,000多人的小聚落，自菲律賓獨立建國前，就是以小規模的捕撈漁業配合簡易的農業、在海岸邊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然而在政府的力量進入該地後，Cagliliog進入了現代化的歷程，原先小規模、自給自足的捕撈漁業，開始面臨全球化外來商業公司大規模捕撈的惡性競爭，再加上新式捕魚技術的引進，以及傳統的治理模式

被現代化的政府制度弱化，導致Cagliliog及鄰近漁村的經濟發展普遍低落，與城市產生極大的城鄉差距，同時亦造成嚴重的自然生態浩劫。

傳統的社群治理

Cagliliog聚落的規模雖小，其仍發展出了小規模的合作模式，無論是在漁業活動上，亦或是災難應對上，讓在地居民們能夠彼此有個

照應。除了以血緣為主的父母、兄弟姊妹等血親外，在地居民在結婚生子後，亦會和從小一起長大的摯友互相成為對方子女的教父教母 (Compatres / Kumare)。這樣的擬親關係，有時會比自身的兄弟姊妹還要親密，其子女甚至不能夠通婚。由於少了血緣的限制，擬親的網絡有時能夠比血親還要廣，其所帶來的人脈資源，也在地方政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漁業活動中，除了上述的擬親關係外，亦有以漁業活動為基礎的簡易合作和互助模式存在。在地居民的角色可以大致上分為兩群，一群是負責出海捕魚的漁民，另一群則是負責將魚賣到城市，並提供漁民漁網、漁船等資本的買魚人 (中盤商)。漁民佔了社群的多數，在地的漁民多半會和親戚好友成群結隊地在近海捕魚，所捕得的魚貨也會根據每位漁民所提供的捕魚設備來分配，像是提供漁船的漁民便能夠得到較多魚貨。

互助機制的形成

從在地人的觀念中可以得知，海洋是所有人所共



Cagliliog的漁船與海灣一景。

有，漁場的邊界相當模糊，跨區捕魚十分頻繁，雖偶有衝突，但由於漁業活動規模皆小，很容易就透過社群中的長者調節而化解，其小規模的捕魚活動也不會形成濫捕而導致生態危機。至於捕到的魚貨，漁民們則會將其賣給漁業社群中的另外一個群體一買魚人 (中盤商)。買魚人在社群中的數量並不多，在我們該次田野時僅有六位，這些買魚人除了會將魚貨銷售到都市，更會提供漁民捕魚所需要的設備。他們會透過提供漁船、漁網、汽油等資本給漁民，以換得這些漁民的長期合作。買魚人的經濟狀況普遍比漁民富裕許多，也因此他們在社群中的社會扶助系統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當這些漁民生活上遇到困難時，他們多會向

與其合作的買魚人求助，這些買魚人會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提供無利息的資金，幫漁民度過難關。這樣的互助

擬親關係，有時會比自身的兄弟姊妹還要親密，其子女甚至不能夠通婚。由於少了血緣的限制，擬親的網絡有時能夠比血親還要廣，其所帶來的人脈資源，也在地方政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機制在現代化力量侵入的當代，在地漁民的經濟收益受到壓縮的情況下變顯得更為關鍵。

現代化的歷程

Cagliliog地區以及整個聖米格爾灣地區的現代化，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菲律賓政府獨立初期為了開採包含Cagliliog地區在內的紫檀木林，訂定了伐木政策：NARRA settlement (National Resettl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以吸引勞動力移民來到Cagliliog。在人口增加的壓力下，在地漁民為了更多的魚貨量開始改良傳統的捕魚器具，人口和捕魚效率的增加使得漁業活動對自然環境的負擔逐漸加重。

在1970年代中期，菲律賓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幫助漁民的計畫，透過提供漁民低成本的貸款，幫助漁民升級捕魚設備與技術，於是在聖米格爾灣地區開始有小型拖網漁船的出現，此舉大幅提升了漁民的捕魚效率，除了造成海洋資源被過度攫取外，漁民日漸減少的魚貨量也頻頻在社群內部釀起衝突。在過去，漁業活動所引起的糾紛通常會由社群內部

地位較高的長者協調，以各家族的傳統漁場來作為捕魚活動以及調解衝突的原則。然而在政府力量進入後，各地區的政府官員取代了社群長者，成為漁民發生糾紛時會尋求的對象，同時現代化的法規亦取代了傳統於漁業活動的規範，在地漁民的捕魚活動改為依照政府的登記以及發放的執照為準。

環環相扣的問題產生

除了社群內部傳統的治理系統漸漸失去效力外，大型商業捕魚集團亦開始大規模地在聖米格爾灣的海域毫無節制的撒網捕魚。這些商業化的大型漁船多使用流刺網等大型工具來捕魚，除了捕魚效率遠高於在地漁民

的小型漁船外，亦有政府的法令作為後盾，使在地漁民難以與其競爭，同時加速了海洋生態的浩劫。在魚貨量大幅減少的情況下，許多漁民被迫轉向捕撈岸邊的蝦蟹類維生，這更是間接地導致了蝦蟹類的絕跡，進一步破壞了整個海洋的生態鏈。

伴隨著低度經濟發展而來的，便是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其中又以漁民所受到的衝擊最為劇烈。由於經濟壓力，多數漁民家庭的小孩必須輟學工作來維持家計，據我們田野所得到的資訊，在2017年Cagliliog地區的國高中生約600多位，然而進入大學的僅有15餘位，偏低的教育程度使得Cagliliog的青年難以轉型從事其他經濟收入較佳的行業。例如社區中有些青年漁民，會為了更高的收入，選擇離鄉到大城市（如馬尼拉）工作，但由於這些青年的教育程度較低，只能夠從事建築工人等勞力密集的工作，且這些工作多為高風險、低報酬，除了對健康有害外，也無法負擔城市中的經濟壓力，導致這些青年最終還是回到Cagliliog從事漁業，而在魚貨量越來越少的情况下，漁民的經濟情況也



進行田野調查訪談時的三位漁民受訪者。

將更差，使其後代更難以脫離如此的惡性循環。

反響

Cagliliog是現代化發展歷程下典型的受害者，商業集團的入侵以及捕魚技術的革新對在地社群的公共資源治理系統發起挑戰，而政府的介入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更加弱化了在地原有的治理系統。此種市場與政府的力量導致在地治理功能減弱的案例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現，同樣在菲律賓的伊富高省，同時也是我們的另一個田野地，也有發生類似的情況。在傳統治理功

能逐漸被市場機制破壞的當代，政府的角色便顯得十分關鍵，社群要如何與政府對話，使政府能夠順著在地社群的傳統治理邏輯，透過公權力的輔助，來達到對在地社群的賦權以及成功的公共資源管理，是我們期望能夠在跨文化的案例中所得到的知識。◆

統在地原有的治理系統，而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更加弱化了在地原有的治理系統。發起挑戰，而政府的介入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更加弱化了在地原有的治理系統。商業集團的入侵以及捕魚技術的革新對在地社群，



Cagliliog的街景一隅。



湯適可

出生於美國洛杉磯，成長於嘉義市，1997年生。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畢業。除了2018年在菲律賓的田野經驗外，亦到過摩洛哥擔任交換學生一學期，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